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理论述评

周晓敏 (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610068)

【摘要】现代社会对科技的关注多倾向于解决技术难题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层面,而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科技批判理论从关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科技异化、理性异化作了批判。鉴于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巨大影响,深入了解其科技观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论和生态哲学观的深化和发展,并为当代我国的生态发展起着促进和思考的作用。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

今天,工业化、现代化已成为全球的进程和国家的潮流,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但是,尽管人类通过科技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生存保障的富裕社会,但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却也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内在的限制。人们滥用技术力量使各地的生态都遭受摧残,构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已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技术虽然延伸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但人的很多生理的与心理的机能却遭到了可怕的压抑。

科技发展的同时,也给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挑战。大很多人对科学歌功颂德的同时,西方马克思理论家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危害,对其进行了批判、反思和探讨。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是最引人注目,最具有影响力的。因此,深入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观,对于当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竭力论证科学技术正是履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在这方面,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曾做过相当精辟的论述。霍克海默最有代表性的命题是:“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科学技术由于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因而形成了意识形态。”[2]马尔库塞的相关命题是:“工艺的真实性是意识形态的内核,而工艺的合理性则是统治人的虚假意识。”[3]他不但揭示了意识形态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衰落,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且说明了科学,即工艺的合理性已成了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命题则更加清晰明了,他认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4]“科学与技术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们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5]

霍克海默。法兰克福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最早展开了对科学技术的系统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核心的“启蒙精神”。这里的启蒙精神是指工具理性。在霍克海默看来,在科学技术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允诺的那样,增强人的本质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本身成为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最初科技理性的纲领是把人从恐惧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是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于是人们相信知识,相信科学,相信人类自身的无限的能力,人们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结果怎样呢?因为征服自然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支配意识,结果科技理性自身变成了高于一切的神话。由于劳动被逐渐地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霍克海默尔说:“随着个人内心世界的枯萎,个人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

想象的乐趣,也随之消逝了,作为现代个人标记的是其他的爱好和其他的目标:技术上钻研,以操纵机器为乐。”[6]

应当说,霍克海默的上述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他所经历的时代,正是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经历了后工业时代,现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观点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远未被人们重视的时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价值就更应当肯定了。

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Marcuse)对科学技术,乃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的《单向度的人》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和安定,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不断地满足。而在发达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仅使肉体劳动减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消费品,使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产生一种幸福感。但事实上,发达工业社会所满足的只是人们虚假的需要,而人们真实的需要即人的自由却被抛到了一边。科学技术创造的种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使代表统治者利益的肯定性文化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占领人们的闲暇时间,向人们灌输美化现实的虚假意识,实行对人们的现实的操纵;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式杀人武器,使社会的攻击性变得更加有力和工艺化,人成了“工业文明的奴隶”,成为屈从于政治需要而麻木的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7]

因此,马尔库塞提醒人们要警惕技术崇拜,“技术爱神”并非全善全能。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域,可以增强人的力量,同时也增加人的懦弱。因此,马尔库塞甚至设想能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科学技术,这时“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到达一个终点……科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地、和平地存在的可能现实。”[8]他相信,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条件下,这样一种新的技术与科学是可能的。尽管它依然以支配自然为前提,但这种支配不再是压制的支配而是自由的支配,它着眼于现实的生活的重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冲突将完全消失。他希望通过校正科学,发展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哈贝马斯。关于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从霍克海默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真正系统化。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是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位肯定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第一生产力的人,他也指出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职能。他最大程度地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带有科学悲观主义色彩。他说“科学的进步同反思、同偏见的毁灭相同步;技术的进步同摆脱压迫、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压制成了一回事。”[9]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系统仅仅具备技术理性的条件是不够的。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没有预计到的社会文化后果,人类面临的挑战不仅是用咒语呼唤出的自己的社会命运,而且是学会掌握自己的社会命运。只用技术对付不了技术的这种挑战,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

(下转第174页)

spirit.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 fell for her in the first place.

Dan: I meant with the fliers.

这是儿子 Dan 陪父亲 Rufus 在街上贴父亲乐队演出的传单的时候,突然妹妹发短信说有急事找他,他要走,于是问父亲:我要走了,你一个人行吗?其实他是要表达父亲一个人贴传单行不行,但显然父亲理解错了(或许他正在想自己远在曼哈顿的妻子),说当然,你妈妈会回来的。她一直是个追求自由的人,这也是我会对她一见钟情的原因。但 Dan 很直接指出来父亲说的不是他想说的问题,他说“我指的是传单。”这里 Rufus 所给的答案偏离了话题的重心,从而违反了关系准则,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仍牵挂自己在异地的妻子,并且相信她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4. 违反方式准则

Serena: So how's your mom doing with the divorce and everything?

Blair: Great. So my dad left her for another man. She lost 15 pounds. Got an eye lift. It's been good for her.

Serena: I'm really sorry.

Blair: Yeah, I could tell. Since you didn't call or write the entire time it was happening

Serena: No, I... I know, I was just... boarding school is like...

Blair: I don't even know why you went to boarding school to begin with. Do you know how it felt calling your house when you didn't show up at school and having your mom say "Serena didn't tell you that she moved to Connecticut?"

Serena: I just. I... I had to go. I just... I needed to get away from everything. Please just trust me.

这是 Serena 从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回到纽约之后和自己最好的朋友 Blair 之间的第一次促膝长谈。Serena 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和 Blair 告别,之后也没有和她联系,没有任何的解释。所以 Blair 说,我知道,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指 Blair 妈妈的离婚事件)你既

(上接第 167 页)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尖锐地批判了“技术统治论”。他认为技术专家来治理国家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治理社会则需要是去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果让那些唯有“技术性头脑”的科技专家去治理一个复杂的社会,那肯定会把事情搞得很糟。哈贝马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是一个充分开放、科学信息能够自由交换的社会。科学、政治和社会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自由沟通和交往的互动机制,这种机制所依赖的基础就是公众舆论。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科学家既是科学家又是社会公民这种双重角色的重要意义,科学家要反思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实践后果,有义务和责任让公众知晓自己的工作,并要借助于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一个合理化的社会,科学技术的知识不仅仅被专家所掌握和运用,而且更应该被纳入到公众之间的言语交往之中。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很深刻的,对于我们有较大的启迪。

二、对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批判论的反思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进步对人的压抑,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关注到资本与科学的结合所造成的对人的全面压抑控制的现实,强调为人的目的、人的自由解放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是极富价值的思想。因此法兰克福的科技批判理论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并且,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工业社会对人进行的统治与压抑,这一事实的揭示,有助于分析和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新形式和新特点,为人们理解技术理性从辉煌走向衰落开辟了新的视角。

但是,他们抛开特定的社会背景,过分夸大了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和消极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偏离了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法兰克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认为理性本身、科学技术已从人的解放工具变成统治人的工具,这意味着理性、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而由此完全否定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的积极作用,则是根本错误的。

谈到这个话题的 Serena 开始变得遮遮掩掩含糊不清,她回答说:不,我...我知道,我只是...寄宿学校就像... Blair 又说,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跑去寄宿学校重新开始,你知道当在学校看不到你,打电话到你家你妈妈说“Serena 没告诉你她去康涅狄格了?”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面对 Blair 所要的解释,Serena 依然是含糊其辞,“我只是。我...我不得不走。我只是...我必须远离这里的一切。请相信我。”显然 Serena 在这里违反了方式原则,她含糊其词,语言混乱不清,但我们可以通过哦后面的剧情知道,她在离开 Blair 的前一天醉酒做了不当的事情,而在当天晚上亲眼目睹一个男人因吸毒过量死去而未帮其叫救护车,她自责不已,所以第二天不告而别的去了寄宿学校。在这里,她违反方式原则是有不能说的苦衷,她不想让 Blair 牵涉到事件之中,所以只是让 Blair “相信”她。

四 结语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在《绯闻女孩》中的体现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相信英语学习者能够通过语用学分析更好的理解和体会美剧的剧情和其中渗透着的美国文化,也希望通过这种渠道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加强自身英语的学习,从而让美国,甚至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参考文献】

- [1] Mey, J. 2001.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2] 邓芳, 2007. 从合作原则的违反解读会话含义[J], 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4): 90-92.
- [3] 《绯闻女孩》第一季, 2007. CW 电视台出品。
- [4] 戈玲玲, 2000. 教学语用学[M].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 [5] 索振羽, 2000. 语用学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吴祥安, 贾玉娟, 2008. 语用分析与大学英语教学 - 谈“会话含义”理论在《午餐》中的体现[J], 科技信息(学术研究)(8): 134-135.

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法兰克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认为理性本身、科学技术已从人的解放工具变成统治人的工具,这意味着理性、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而由此完全否定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的积极作用,则是根本错误的。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不适合于初级阶段的中国,但它对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运行,那么资本主义曾经面对的问题如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也可能会在将来发生。因此,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对人的压抑和统治绝不再是杞人忧天,特别是在人类的生产力的积累如此之高以至于核武器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地球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积极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观的分析,我们能从中汲取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同时克服他们对科学技术认识上的局限性,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努力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的伟大作用,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2] 霍克海默. 科学及其危机札记[A]. 批判理论[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5
- [3] Marcuse. H. One-Dimensional Ma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4,
- [4][5] Habermas. J. Kultur und Kritik [M]. London: 1977, 79, 76)
- [6] 霍克海默. 工具理性批判[M]. 纽约, 1974, 12)
- [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32
- [8]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208
- [9] 哈贝马斯. 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58)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 42 卷, 128